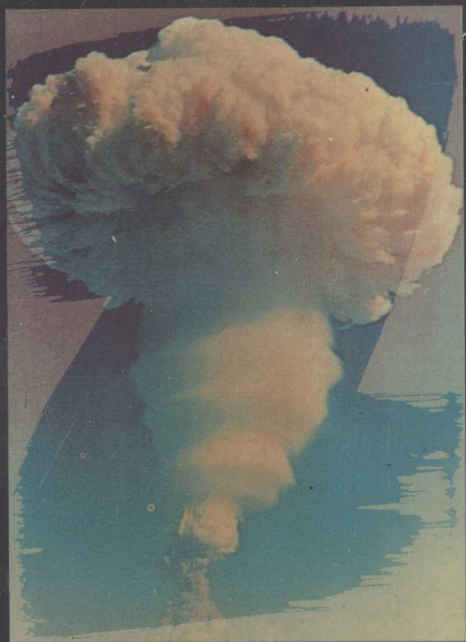


原子弹四部曲
之二



太阳神的 驿站

苏方学
江苏文艺出版社

(苏)新登字 007 号

太阳神的驿站

作 者：苏方学

责任编辑：李荣德 朱新楣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南京政治学院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5 插页 2

字数：330,000 1994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0692-8/I·659

定 价：12.2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英雄逃出新房	(1)
第二章	鬼雄罗大元	(24)
第三章	关于“铀”字的质疑	(41)
第四章	林培基和赫鲁晓夫	(66)
第五章	神秘的 596 信箱	(75)
第六章	血,染红高原的花	(105)
第七章	怪汉严驼驼	(125)
第八章	走向玛格尔	(160)
第九章	爱情是奥妙无穷的化学反应	(179)
第十章	愁锁草原	(201)
第十一章	雷在天上滚来滚去	(218)
第十二章	鸳鸯枪的哀鸣	(234)
第十三章	严驼驼的儿子们	(242)
第十四章	冬天的故事	(261)
第十五章	春来城的年关	(278)
第十六章	寡妇门前	(287)
第十七章	饥饿的大本营	(298)
第十八章	爱河的水,越喝越渴	(308)

第十九章	加急电报	(336)
第二十章	给老婆迷开个处方	(342)
第二十一章	又是傍晚时分	(350)
第二十二章	永远不要下跪	(359)
第二十三章	一颗自由的心	(365)
第二十四章	粮荒心更慌	(370)
第二十五章	狼谷	(378)
第二十六章	火中涅槃	(385)
第二十七章	暗夜闪现的花圈	(401)
第二十八章	腊八这一天	(407)
第二十九章	分娩的大地	(421)

第一章 英雄逃出新房

一九六〇年三月十八日深夜。

古城沉睡了。东北的这片大地白茫茫、死沉沉的，往日奔涌的大江也被严冬冻僵了。这座疲惫不堪的城市蛰伏在厚厚的雪被冰壳里，睡得这样沉，这样酣。

军械厂厂长办公室的写字台上，蜷缩着这间房子的主人。他垫着两块厚孢子皮垫褥，裹在褪色的军用棉被里。身上还压着皮毛军大衣，头戴皮棉帽，枕在一摞报刊上，舒心惬意地睡着。

他这么侧身睡着，怀里抱着电话机。

因此，做了一个怪梦。

他梦见美国飞机投下一个黑呼呼的家伙。那家伙突然张开五色大伞，从天上飘移过来，仿佛打着花伞的天仙，要落到中、朝人民军队契合的阵地上。

“原子弹！”有人惊叫道。

人们惊呼着，狂奔着，在凄厉的警报声中钻进山间隧道。可是，正在河滩上行进的一群少先队员，反被这突如其来的事件惊呆了。他们站在河滩上，一动不动地凝望云天。

“躲开！快躲开！！！”他焦急地喝令他们。

他们似无听觉，还是凝然不动。

“天哪！”他心急如火，猛然一蹿，竟能腾空飞起，张臂抱住那个黑家伙，飞向大海。

奇怪！这个家伙怎么会响起铃声？莫非它在发出爆炸指令？啊呀！如若让它在这里炸响，兄弟邻邦岂不变成第二个广岛？灾难！天大的灾难呀！刻不容缓，我要尽快拔掉指令装置，为朝鲜人民排除祸殃。他边喊边拔掉那个带响的仪器。

铃声哑了，却有个遥远的声音呼唤他。

“喂喂！你是柳不任吗？”

他懵懵懂懂地回答：“是……我是！”

远方的声音：“柳不任，你刚才是做梦吧？为啥子喊得那么急呀？”

他恍然醒来，发现自己抱的不是原子弹，而是电话机。梦里拔出来的“指令装置”原来是耳机，正攥在手里呢。

“喂，你说呀，说呀！”

他终于确信有人与他通话了，哈哈笑道：“是的！我在做梦。我梦着飞上天了，抱走一枚原子弹，要扔到大海里去。”

“呵，柳不任，你这个鬼东西，都三十七岁了，还在梦里飞呀？”对方朗朗笑道。

“呀，你怎么知道我的年龄！”他惊问：“您是谁？在哪儿给我打电话？”

“我是卢梦笔，打扰你了……”

“老首长！”柳不任立即欠起身，兴奋地问：“您深更半夜来电话，是有急事吗？”

“别急，别急，你先披好棉衣。披上了吗？好，现在讲一讲你的健康状况吧。”

他响亮地回答：“我还是一门炮！”

“现在先别放炮，小声点讲话吧。”

“噢，要保密？”

“听着，请你两天之内来北京报到。别忘了带你的那几位连长一道来。”

柳不任的梦全被赶跑了。他从卢梦笔的语调判断，上级肯定要他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由于保密条例规定不准在电话里谈及任何军事秘密，他不便再问下去。心想，既然卢将军直接通知，说明任务非同小可，时间异常紧迫，他应快速行动。于是问道：“用什么名义调人？”

卢梦笔回答：“市委书记会告诉你的。”

他抬腕看表，才凌晨三点。

老首长，现在是和平时期，还搞拂晓进攻呀！他披衣跳下办公桌，心里想道：可是，主攻方向在哪儿？在哪儿……？

柳不任向来不让神思漫无涯际地飞翔，他认为胡思乱想是精神的浪费。他总是驾驭自己的思想，让它在特定的轨道上飞驰。然而此刻，他的思想却像脱缰的神骥，东奔西突，海阔天空地驰骋。难以抑制的激情，使他感到热血在燃烧。烧得办公室里的空气热烘烘暖洋洋的。举手拂额，果然出汗了。他急步走至窗前，打开气窗，迎风伫立，纵览小城的夜景。思想才渐渐落到现实中来。

春来城傍山而建，面向平原。铁路穿城而过。此刻，一列货车刚从车站开出，呜呜鸣笛，吭哧吭哧地喘息，吐出的水蒸气在路灯辉映下闪着白光。然后运足气力，拖着长长的云带奔走。

一切复又陷入沉寂之中。

然而，柳不任无法再睡了。

他就要离开这座小城。离开他参与建设的军械厂。他每天走过的小街，他常与技术人员去做爆炸试验的山谷，他在假日去凿冰

打鱼的小河，他劳动过的车间，他歇息过的工棚，他走访过的住家，都引起他深深的眷恋。

可是，三年前他多想离开这座城市呀！

二

那是一九五七年的建军节之夜。

他在那个夜晚狼狈逃出新房！

当时，趴在窗外听房的人们都莫名其妙，英雄为啥不敢上床？美女为何不让英雄掀开被子？她不是很爱慕他吗？

小城里的人们都知道，他是多次上了报纸的抗美援朝英雄。她在工厂宣传栏上头一次看到刊载他英雄事迹的报纸，就情不自禁地朗读给工友们听。大家散走后，她还痴情地凝视他的照片。几次想揭下报纸，想带回家自个儿看个够，但她害怕身后有眼睛，缩回手了。

不想，她的孪生妹妹到厂里玩，躲雨躲到报栏下面，看了那篇文章，又凝视那张照片，也很仰慕英雄，大胆揭下报纸，带回家去，笑嘻嘻地摊开在她面前说：“姐，这位英雄比得上保尔·柯察金吧？你瞧瞧，他还像电影演员孙道临呢！”

“不害羞！”她微嗔妹妹。

可是，等妹妹熟睡后，她就悄悄拧亮电灯久久凝视着他的照片，当夜，给他写了一封情书，寄到朝鲜前线……

人们不甚了解闺房里的秘密。但大家都知道她是看了报后爱上柳不任的。而且，也知道柳不任从前线转业到军械厂当厂长才几个星期，她就要求结婚。

婚礼，在全厂职工的催促下，举行了。

厂里的秀才，胡编乱写，贴上这么一副对联：

美女恋英雄，英雄爱美女，春溪浪欢逐。

昨天你打针，今宵我打针，洞房花笑绽。

战友们叫他当众念上联。他念了。但看到下联，他不禁蹙眉，问：“谁写的？”

有位战友从人群里推出尤技术员，笑嘻嘻地介绍：“大伙儿叫他这样写的。”

“不好，要改！”他严肃地说。

人们平日与他说笑惯了，都想图个热闹，就逼着他：“要改，你自个儿改。”

他想了想，说：“昨天非今天，良宵胜往昔，秋月门笑开。好吧？”

“好个鸟！”大家不依，硬逼他掀开新娘的头巾，吵吵嚷嚷：“叫她念下联，揭呵！”

他突然抱起新娘，冲进新房，把她放在床上，反身挡住房门，一推开想闯进去闹房的工人和干部。对他的老下级，则是说一不二，虎起脸，下令向后转，叫他们执行疏散任务去。鬼知道，他们出了门，又都转到后窗，趴在窗口外听房。

新婚云雨，是人类最神圣的秘密，也是生命所能追求到的最为和谐幸福的美。唯有这种潜伏于人类心灵中的美的憧憬，使人不乏敏锐的感悟，而保持异常强烈的好奇心，养成了经久不衰的听房风俗。

柳不任却不知大伙儿在听房。

在他驱散闹房者的时候，新娘扯灭电灯，脱掉衣服钻进花绸面被子，已先为他暖被窝了。他拴上了房门，摸黑解带脱衣，一边笑道：“你们这个地方的人太野，闹过头了。呸！那样的对联——亏他们想得出……”

“写啥哩？”她在被子里柔柔地问。

他说：“那是最叫人脸红的文字，能叫你念吗？”

“那，你念给我听。”她撒娇了。

他掀开被子，要上床了。“那样的事，很美，很神秘，也很甜蜜吧。人们只能意会，不能说的。说白了，反而不美。就像做梦，梦是美的，醒了过来就无美的梦境了。”他说话时，已上了床，而且触及她光洁酥软的玉体，感到她火一般的体温，还嗅到女人特有的气味儿。他的血液为之燃烧了。

“不嘛，你先念下联给我听。”

她推开他，顺手打开床头灯。

灯一亮，她突然惊叫：“呵，不！不……”裹紧被子，拉上被角蒙头，还在叫喊：“不！不……”

他愣住了，以为她这是新婚的恐惧，只要柔情相慰，定能消除她惊悸的心理，便拉开被头问她：“你，怎么啦？”她紧闭双目，浑身颤惊，不断地讷讷道：“你……你走吧，我怕！”

“怕啥呢，我不是也很爱你吗？”他说。

她一手扯着被子掩住袒露的丰腴的乳房，一手指着他：“你，你，你的脸……”

他这才惊悟到，自己的下巴、脖颈、胸前有伤疤，而且，只有半个下巴。唉叹一声，颓然坐起，不意之中，从壁镜里看到被床头灯映照的面影和裸露的胸脯，自己也为之发怵了！他对镜里的人端详着，审视着，觉得自己比平常还更丑陋可怕。“原来如此……”他不敢多想，仿佛他已不是人民的英雄，而是个面目奇丑的窃贼。这个盗贼突然闯进曾经给他敬献鲜花，向他倾诉爱慕之情的女郎的闺房，把她吓瘫了，使她可怜巴巴地求他饶命。

刚才冲动的感情，凝止于羞耻感中了。那燃烧的烈焰，似乎已

在血管里熄灭。他感到冷，浑身打寒颤，忙拉起被头遮住她裸露的肩头，说：“那，就算了吧，你好好睡。”便赶忙穿衣，卷起旧军被，掩上房门，跑回他的厂长办公室。

“这件事来得如此突然，使我在新婚之夜，完全看清自己丑陋的面目。而她，实在太美了。我差点儿成为强占她的匪徒。是她惊恐的叫声，使我如梦乍醒，仓皇逃出新房。唉，我在这里做了一件丢脸的事情……”他当即展纸挥毫，给市委写下请求调职申请书。“因此，我强烈要求调离春来城……”

不能上床的男人，大概算不上好汉。而从新房愧逃的他，则更是将被人耻笑的熊包。他不愿做这样的人；做了，便只好当可耻的逃兵。

柳不任，从来没活得这样窝囊！写了信，似乎还难解脱窘境。他真恨不得猛捶自己几拳。那也无济于事。即使上吊死，人家还是说，可耻的死鬼。现在，唯有逃离春来城这条路了。

他终于落了款，在末端写下羞耻的日子。

不料，一只大手抓走申请书。

他抬头一看，两个魁梧的汉子站在面前。

他们都还穿着矮领长绗缝志愿军棉袄，头戴紫黑色栽绒棉军帽，一个嘴里衔着烟斗，一个正撮出烟丝，责备的目光直盯着他。

“黄淑英不要你，你就不要俺王胡子，不要林培基兄弟啦？”王胡子敲敲烟锅责问他：“有哪个领导像你，临阵逃脱，丢开下级不管的？”

他愕愕然地望着他俩。

林培基撕开申请书，熟练地卷起两支喇叭烟，递一支给他，说：“老柳，抽支烟解解闷吧。”一边划火柴，点着剩下的半截信纸，对着火吸燃卷烟，呲地喷出一团烟雾，把纸灰吹得像黑蝴蝶似的满房乱

飞，嘿嘿笑道：“去你的吧，俺只当没这桩事儿。”

“唉，我第一次打了败仗，羞呵！”柳不任当着老下级愧悔不已。

“可不是么，你当师长时，有哪一回推炮上阵没打响过？独有这次，从女人身上败阵了，还要当逃兵。”王胡子说着，觉得好笑，也想逗他乐一乐：“他娘的，谁曾见钢炮蔫头耷脑过，翘不起来，还算个鸟？”

林培基见他还是闷坐着，笑着激他：“师长同志，你也太那个了。快到高地了，为啥不猛冲？要是俺，拼死命也要上去。把旗杆子一插，不就得胜啦？”

“别瞎叨叨了！”柳不任还是羞恼，他本因伤残，早戒了烟的。这时烦闷过头，下意识地叼起喇叭烟，点火欲抽。

王胡子从他嘴里拔掉烟卷，发狠地说：“湿了这炉煤，就不兴另烧一灶火么？休了她吧，俺们再给你找一个。春来城是美人窝，吹集合哨，够两三营俏丽娘子军呢，随你挑，还不中意，到俺的呼拉尔镇那边找，那边的二毛，比白马还俊。”

“对！”林培基插上话：“往后，俺们给你当好参谋，选准了目标，再高的阵地也能拿下。”

“算了吧，我这模样儿，配要女人？”柳不任摸摸半个下巴，切断这个话题，怪沮丧地说：“从现在起，不要再提这码事儿！”

“好哩，听你的！”林培基还是笑朗朗地说话。“不过，你要是再写请调报告，俺还是要烧掉。”

此后，他们逢三隔五都来陪他过夜，在他身边默默抽烟，烟火一闪一闪地映出他们真挚淳朴的面影。战时，他们把他看作说一不二、异常严厉的指挥官；平时，就像兄弟一样与他厮混笑闹。现在都脱下军装了，没有官阶限制，就更随便。一旦拢在一处，总要说些笑话开心。即便不说话，也能感到彼此的友爱。虽然战友的情谊使他

渐渐淡忘那个令人沮丧的新婚之夜。但他仍因生平的第一次败逃感到羞耻，偶尔还想远离这座城市。

而今，他真的要离开了。

这里的一切又牵动他满怀的眷恋。

他怀念她么？不，他们早就断了一切联系。真没想到，曾为他俩写那副对联的尤技术员，现在成为她的未婚夫。有人说，她在单独给尤技术员看病时，问起下联，技术员满面羞红，难以启齿，被她问急了，才冒出一句话：“你结了婚，就知道。”她抓住他的手：“我现在就想知道。”当时把门一拴，吓得尤技术员跳窗逃跑。

“以后……”人家还想说，他立即拿起电话，要通动力处处长办公室，吩咐林培基：“我这儿有一位闲得难过的饶舌鬼，请调他到配电室去吧，别让他闲着。”

那也是往事了，他总想在繁忙的工作中忘记过去的一切。但是，他能忘记一个黄淑英，却不能忘记与黄淑英生活在同一城市的群众。由于每个家庭都有人在军械厂里工作，他应该为他们尽职尽责，努力改善他们的生活。正当有许多问题亟待他去解决时，他却要扔下他们不管了。他因此感到愧对春来城了。

能办的，抓紧时间办吧。

他心里这么想时，从窗台抓起一把雪，往脸上擦一擦，算是洗了脸。于是，把今天要办的几件事写在台历上，拿到隔壁去，放在熟睡的公务员黄金根身边，掩上房门，步行到市委办公大楼去。

三

市委书记杜渐蚀只比柳不任早半个小时接到卢梦笔将军的电话。确切些说，是一个最简单的命令：调走柳不任的原班人马。

此外，他一无所知。

因此，他见到柳不任时还有些惶惑。

“实话说，我真担心你端走军械厂。没有这个厂，春来城还像个城市么？”他对柳不任苦笑着说：“没有城市，就没有市委书记呀。”

在朝鲜战场，杜渐蚀原任步兵师政委，柳不任则当炮兵师师长。同级干部，说话随便。

老柳问他：“调我干啥去，首长没对你交底吗？”

“我猜，密级越高的事情，说明任务越重要。”杜渐蚀只能这样回答。说着递给他一份名单，勉强笑道：“你先带走这几位同志吧，其余人选，市委随后派去。天！政审那么严格，要查三代。派出国么，他们不会英语，去做哑巴和尚？看来，是要去搞什么秘密工程吧。天晓得！”

“天不知地知。”老柳嘿嘿笑着握别，出了门又补充一句话：“不管走到哪儿，有困难，还要请你助一臂之力。”

“要枪要炮，给！吃的么，难呀！”杜渐蚀苦着脸，把他送出大楼。

他踏上街道，自然而然地走向赤子街卧龙胡同七十九号林培基的家。虽然，那未知的任务在朦胧的猜想里未露出形迹，但他已意识到，林培基这样的电机人才不可缺少。也许是某种意念驱使他先来通知这位老下级；但，当他抬头望见贴在门上的红双喜字时，不禁驻足犹豫了，老林结婚才半个月，怎能把他调走呢？缓调吧。他正要转身走开，林培基忽然推门出来漱口，一眼望见他，喜出望外地嚷道：“老柳，到了家门口，为啥不进来坐一坐呀！”

“不啦，我有急事呢。”他转身要走。

林培基即刻扔掉茶具，紧跑几步，拦住他说：“你有急事不要我办，想找谁去？”不由分说，一把将他拉上台阶，横身叉腰拦着，嘿嘿笑道：“说不明白，休想从俺这道墙前溜走！”

他叹道：“唉，现在不同过去了。”

“有啥不同？”林培基笑嘻嘻地问。

老柳一指门上的红双喜字：“你有了一个更厉害的上级管着，我还能调动你吗？”

“在家里，她能管。出了门，由得她么？”林培基很自信地说：“你尽管说吧，要调俺去哪儿，啥时候走？”

柳不任摸着下巴打量他老半天，说：“现在人选未定，改天再说吧！”

“俺不信！”林培基鬼精得很，搂住他就搜身，到底搜出调动名单，疾目一睨，把公文纸抖得哗哗响。“瞧，明明有俺一份，你却想拉掉。不行，这份光荣，俺占定了！”

“不是我想把你拉掉。”柳不任只好直说：“是怕你舍不得弟妹。”

“哦，讨了老婆就不革命啦？”林培基哈哈笑道：“俺想走，由不得她拖后腿。”

柳不任还是摇头：“只怕她不肯撒手。”

林培基一时性急，说：“她敢，俺休了她！”话犹未尽，舌头僵了。

柳不任见他突然张口结舌，两眼发直，满脸涨得通红，猜想出了鬼。扭头一看，果然见他的二毛子媳妇娜拉，霞朵似的飘然而至，正站在门口瞅他呢。心想，林培基呀，现在看你嘴还硬不？

娜拉的生父是地道的东北大汉，参加过十月革命，还当过中国旅的连长。因跟邓尼金打仗时，在顿河受伤，被一家农户救了，住了个把月，爱上那家的三姑娘，就和姑娘骑马私奔，好不容易找到了中国旅，却听说旅长尚国华被人诬告，正受契卡刑讯呢。他们不服，当晚抢出旅长，连夜逃跑，东逃西躲几个月后，才逃到海拉尔。旅长还觉不保险，解散部队，只带一批光棍抄小路去大兴安岭打游击。

他的父亲只好领着她的母亲到春来城落户。四〇年，生下娜拉。

老柳听说，娜拉出了世，春来城的夏夜才有白光，冬日里才现红云。她长到十五岁时，城里的大小伙们全变傻了，又都变野了。他们争论时都爱说：“俺不要命了，敢拿娜拉打赌。”

一天，火电厂厂长问大家：“谁能安装从苏联买来的发电机？”林培基从人群里站起来问：“我敢，你用什么打赌？”厂长正是娜拉的父亲，猜到这小子心里打的什么主意，老半天开不了口。会场里一片喧闹声，都逼着他表态，他正急得要发火，娜拉突然到来，那一身的白，那头上飘动的红，照花了众眼，热潮般的笑闹声骤然静止了，只听她说：“父亲，以我打赌吧！”

那时，她才十六岁。老柳也还未来到春来城。以后的事，都是悄悄进行的。直到半个月前，他俩突然宣布结婚。长一辈的人都说般配。同龄人却是一半欢喜一半愁。举行婚礼那天，又想去凑热闹又怕去。是怕送去了祝福，带回来哀愁。老天，她那样的大美妞儿，为啥不多生几个！

这时，她出现在家门口，早把林培基的魂吸住了。

娜位也许懂得礼教，不忍让丈夫难堪。也许未听到林培基说什么话，只见她微抿双唇，笑出两个酒窝，更加妩媚动人。

“我又不是老虎，看把你吓的！”她嗔怪林培基说：“外面天冷，咋不请老柳进屋坐呀！”

柳不任见林培基还缓不过神儿来，暗暗捅一捅他，说：“不啦，我们只谈谈工休的事儿。老林，你说，他该不该休呢？”

林培基受到暗示，灵机一动，忙接上茬，结结巴巴地说：“他呀，也真是，有个小小痒痛都要病休。嗨，干，干脆——把他休，休了！”

娜拉不知所以，只笑丈夫一反常态，变成可笑的结巴。

柳不任趁机溜走，林培基赶忙拦住他：“那件事，板上钉钉了！”

他望望娜拉，含含糊糊地笑道：“等上级批准了，我再告诉你。”说罢，跳下台阶，急匆匆走开。

四

他踏着耀眼的积雪，在街上寻思着如何通知在几十里外呼拉尔军马场上弹厂厂长王胡子。若在战场上，他只需下个命令，大家都会令行禁止，一切工作都像传口令那样简单而快捷。如今过上和平生活了，各人都有家庭牵挂，他们都能义无反顾地跟他走吗？眼下，林培基可能遇到了障碍。如果王胡子也受到阻拦呢？

战友们呵，我们还能像战争岁月那样共同战斗吗？

他正思虑着，一乘人马忽然从胡同里斜刺驰来。骑手斜背半自动步枪，满脸冻红，一双大眼在压额的长绒毛帽下忽闪着，像个俊秀的大姑娘。他从老远就亮开稚嫩而清脆的嗓门喊老柳。声音未落，人马已到眼前。

老柳一眼认出，是弹厂的通讯员白小鹭。

白小鹭勒住马，英姿勃勃地笑着，问他：“柳厂长，有信捎给王厂长吗？”

“有呵！”柳不任最喜欢这个机灵鬼。

白小鹭跳下马背，笑嘻嘻地伸出手：“交给我吧，保证送到。”

“先别忙。”柳不任拍拍那支枪问：“你的枪法好不好？”

“呀！我说不准。反正王厂长要吃野兔肉，我就骑马去撵兔子，他指白兔，我打白兔，他指黑兔，黑兔逃不脱，都只用一颗子弹。”白小鹭实实在在地说。他怕老柳不信，又补充道：“你问问王厂长吧。”

在他说话时，柳不任已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就着马鞍飞快地写了一封短信，十分郑重地告诉他，外调的人员中有他的名字。